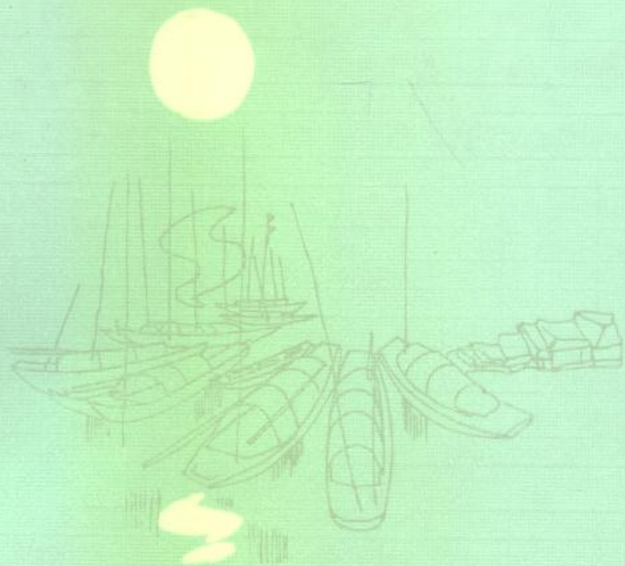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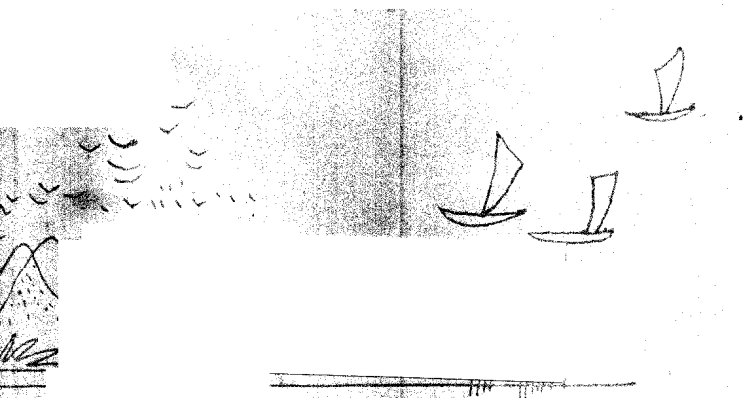


南风的微笑

杨明侯

南风的微笑

何明儒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南风的微笑

杨 羽 仪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1/32 印张8 3/4 插页4 字数126,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00

书号: 10151·672

定价: 0.74元

目 录

自序	1
----	---

巍巍梅岭香雪飘	6
---------	---

飘浮在我心中的红树	25
-----------	----

永不沉没的古战船	36
----------	----

海作陵园山作碑	43
---------	----

长河一浪花	52
-------	----

珠海潮	57
-----	----

榕岛鸟趣	69
------	----

金鸡岭上下	78
-------	----

温泉观水	89
海日生残夜	100
鼎湖山瀑声	109
竹仙湖	117
崂山月	125
市河早笛	131
鹧鸪絮语	137
牙雕明珠	144
菊花小镇	153
沸腾的墟日	163

知春鸟	172
小河弯弯	180
月夜水乡情	189
“吊丝丹”	195
织满诗情的白茧	204
神奇的画师	216
早晨的脚步声	224
晨墟	233
逆境	242
小街	251
咸亨酒趣	257
退潮的时候	263

自序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不远千里到南方来组稿，我壮着胆子送上一本散文集稿子。如今，这个小集子要出版了，这对作者无疑是极大的欣慰。

《南风的微笑》多是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间，我写的部分散文的结集。也算是我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中留下的第二个脚印吧。路是不平坦的，有时还被大江小河所隔，于是我常常思念着引导我走向彼岸的桥。

桥，俯视着波涛或活泼的流水。人们踏着它挺直或弯曲的脊梁走过去，它默默地承受着各种重压，人们走过的时候，并不一定想起桥的功勋。然而，你也不必去计算现代化的新桥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迹；只要计算一座乡间小桥就行了。晨昏晌午，有多少老人在桥头歇息下棋？有多少后生

挑着谷物亢唷亢唷地走过？有多少妇女在桥边洗衣、淘米？还有多少船艇停泊在桥墩旁边？你计算一天，然后乘以小桥约莫的寿命，你便会大吃一惊，小桥的功勋也那么卓著呀！

桥，待人真诚、亲切，常常引起我对它的思念……

十三岁那年，我背着满沾风尘的行李，从英占的香港新界回广州读书，走过深圳河上的罗湖桥。那几年，风雨如盘，深圳河水暴涨，隔着两个不同制度的世界。罗湖桥一头接着英占的上水镇，一头接人民共和国的口岸深圳。我来到罗湖桥的英界地段，一眼望去，十多个中国籍的警察，荷枪实弹，在“米”字旗下吆喝着，过桥的行人都惊慌失措地走着。我看见这些“黄裤子”，就想起《伊索寓言》中的《狐假虎威》的故事。那时，我还小，见到“狐”，心里也胆怯，不敢过桥，怯懦地躲在别人的身后。一会儿，有个“帮办”（警官）牵着一条军犬走过来，大头皮鞋敲击着路轨，发出咯咯的响声。在“帮办”走出来的一间屋子里，有个女子披头散发的，两手掩着脸，失声痛哭着走了出来，沿着深圳河走下去……那时，我还小，不知那女子发生了什么不幸。只觉满眼是

恐怖、冷酷。

罗湖桥约莫三十米长，桥中间有一个栅栏，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我走着英占的桥段，才十五米长，却象走过一段艰险历程。但是，过了桥中间，出了栅栏，虽然下着大雨，但是，五星红旗高照，映出一个光明的温暖的天地。桥这边站着好些边防战士，脸带微笑，忙着扶老携幼。我从战士那微笑温热的眼神中，第一次感到人间存在着善良和温暖，热情和真诚。

当火车开出深圳的时候，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深圳河洪水暴涨，车站的仓库被冲毁，旅客托运的行李被洪水所淹……

过了两天，上级通知我到某校领取托运行李。我领到了行李后，跟着人们走进了礼堂，那儿正举行追悼会。侨务局的一位老伯伯正在沉痛地致悼词：

“……洪水暴涨，车站的仓库被淹，准备托运的行李被卷入深圳河。边防战士为了同胞们的财产，奋不顾身地下河抢捞。战士×××（名字已遗忘）把许多箱行李托上岸后，他不顾劳累，再度下河。冷不防，上游冲下来一根木杉，正打在他的头颅上。他被打昏了，紧接着，又一股大

浪把他卷进河底……”

我们失声哭了。这趟列车是学生车，大多是回国读书的，那些行李值多少钱？一个战士却用生命把它换回来了！这样的事，在香港会被视为“天方夜谭”般的奇异，而在深圳河此岸，却千真万确地发生了。我仿佛一下子从人世的虚伪和冷酷跨到了一个真诚和温暖的世界。这中间只横着一座桥。它是平凡的，象一切桥从这边跨到那边。然而，它是那么真诚地，使我一下子认识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以至几十年风风雨雨，我在人生道路上几经坎坷，这种观念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这能不是桥的力量，桥的功勋么！

我回忆这段经历，无疑是重弹颂桥的“老调”，但我以为，有一些“老调”也是要重弹的。因为在我的生活路途中，我是借助着无数的“桥”走过来的。这些“桥”当中，有我的父母亲，有我的启蒙老师，有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有作家协会的老前辈……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象桥那样，背负着我走向未来。这个集子里有一篇题为《长河一浪花》的小文，便是我在学步中摄取著名散文家秦牧同志生活中的一朵“浪花”。这朵“浪花”常常激荡着我，教我怎样对待人生。我是一

个弱者，怕见名人，别说省委书记这些大人物，就连见一位“九品芝麻官”——公社书记，我说话的声音也会微微发抖的。但是，秦牧同志的平易近人，使我丢掉接近大人物的畏怯，他的文章，他的谈话，都以一颗真诚的心向我，向所有读者塑造了真、善、美的形象。他无疑象一座大桥，“背负”着我，“背负”着无数的后来者走向彼岸，去认识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想，一本书的作用也应该象一座桥。但愿我这本小书，也能成为一座小桥，即使是在偏僻的山道上一座极小的木桥，间或有几个人从这小木桥上走过，认识山涧彼岸也有杜鹃、山兰和香树，我就心满意足了。然而，我又惶恐起来，生怕有人从小桥上走过时，因为桥的不牢，而掉到洞里。

桥，我是常常思念着你的，小书出版了，我不禁又弹起“老调”来……

一九八三年四月

巍巍梅岭香雪飘

一九三六年，余游击于赣南五岭山脉一带，往来作战，备极艰苦。八月值余三十五岁生辰，赋此寄怀。

大军西去气如虹，
一局南天战又重。
半壁河山沉血海，
几多知友化沙虫。
日搜夜剿人犹在，
万死千伤鬼亦雄，
物到极时终必变，
天翻地覆五洲红。

——陈毅：《三十五岁生日寄怀》

去冬，我到庾岭（梅岭）访问陈毅司令员三年游击战的战斗事迹。记得前人曾咏叹过庾岭的

梅花：“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喜笑东风。魂飞庾岭春难辨，霞隔罗浮梦未通。绿萼添妆融宝炬，缟仙扶醉跨残虹。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见《红楼梦》第五十回）后来，我又读到《闻见近录》的“庾岭险绝，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仰视青天，如一线然”之句，极言梅岭的险峻秀丽，尤其是那傲雪红梅，飘下满山香雪，我想一定不亚于《羊城八景》中的罗冈了。

到了南雄县，一位当年在赣南特委当警卫员的老向导，给我读了古人陆玕的诗：“当年未从梅关过，都曰梅岭皆是梅，今日过关堪一笑，遍地荆棘野花开。”到底梅岭有没有梅呢？老向导并不解释，却说等游完梅岭再说吧。

远眺梅岭，气势磅礴，鹰击长空，影落云霓。多象陈毅司令员三年游击战时，向旧世界宣战的雄姿！多象那炯烛南天的一支火炬啊！我的思绪被卷进战争的岁月。是的，毛主席曾给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以多么崇高的评价：“这是我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山间的银泉啊，你替我唱支歌，把陈毅同志的英雄故事传颂吧；岭上的红梅啊，你替我写下

历史的丰碑，把三年游击战的史诗，铭刻在南方人民的心里！

—

昱晨，老向导带我上山，一路上并没有“红白梅夹道”，更没有“魂飞庾岭春难辨”的景色，只见天飘雪花，路铺积雪，树挂冰凌，把远近的青山素裹起来。我们爬了两个多小时山，便给一座磅礴的屏嶂挡住了去路。我仰头一望，这山托着青天，左边是深不可测的溪涧，溪涧上密布着葛藤，只有右边隐约出现一条小路，但不知道通往哪里去。我只得沿着右边的小路走去，忽然，老向导大笑起来：“同志，你上当了。这是当年给‘剿山’的白匪布的迷魂阵！”他领我从左侧而上，下临深涧，上朔一线天，攀着葛藤，穿过莽林，越过一道十分隐蔽的窄道，啊，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拾级而上，便看见几个石洞。老向导说，这就是当年陈老总住过的石洞。当年白匪“清剿”到这里，离特委驻地只隔咫尺，却有多少回误入了迷津。

我惊叹陈老总的眼力，选择了这个特委驻地。

人们传说着，一个秋深的日子，在这条山路

上，突然来了一乘大轿，里面坐着一个大商贾衣着打扮的人，却长得国字脸，双眼皮，眉似鲲鹏展翅，目如明月当空，宽阔的前额深藏着智慧和胆略，性格十分豪爽。

这人一进山，广东军阀余汉谋大惊失色，跌落在太师椅上，好半天爬不起来，后来到处贴出告示，用三万块光洋的重赏买这人的头。从此，赣粤边的老倭们流传着惊天动地的消息：

“陈毅来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秋天，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当时，陈老总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他突出重围，来到了梅岭，开辟赣粤边游击根据地，把尖刀插进白匪的心脏。蒋介石吓破了胆，调动大批武装，搜山，烧山，移民，并村，“兜剿”等，轮番“清剿”，正是“半壁河山沉血海”，南方，祖国的南方，沦于茫茫的血海中。

梅岭上的火星啊，你能否给人们带来温暖、光明？赣粤边的老倭深情仰望着梅岭，心里是多焦急呵！老倭们怎么不知道，游击生活艰苦绝伦？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森林和石洞就是游击队员

之家，敌人日夜“清剿”，迫得游击队员更多的是野外宿营：“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遥闻敌垒吹寒角，持枪倚枕到天明。”游击队员吃的又是什么？“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我们在石洞里外，还看见一些残缺的石盆、石灶、石凳……这里的每一件石器，给我们展示了三年游击战中，连特委这个首脑机关的领导者，几乎也过着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可是，他们却从事着人类最进步最崇高的事业——消灭剥削阶级，解放全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浴血奋战。

就在一九三五年冬天，陈毅同志大腿上的伤口复发了。有一天，他和警卫员走了一天山路，黄昏时分，赶到梅岭下一个小村开会。趁开会的人没到齐，陈老总坐在两棵杉树当中，把受伤的腿横绑在树干上，背靠着另外一棵树，两手按着大腿的伤口拼命挤着。血水顺着伤口往外流，下面的一大片黄泥地，都被血水浸透了。

后来，陈老总见警卫员来了，便说：“来，帮我挤挤脓血。伤口‘反攻’了。”警卫员看见陈老总的脸黄得象蜡，豆大的汗珠簌簌而下，心如刀绞，泪珠夺眶而出，抚摩着那烫手的大腿，看着那

溃烂的地方肿得象碗口大，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

“挤呀！”陈老总无力地靠在树身上，说：“这次挤不干净，下次还会‘反攻’。好同志，你愿意让我再挤第二次吗？”

警卫员心里一阵绞痛，挤着，挤着……

脓血挤完。陈老总要了一条背伞的布带，抹点万金油（当时物质条件太差，万金油算是名贵的药了）用竹签子塞进伤口里，他浑身颤抖着……

伤口包扎好了，陈老总来到县委的草棚里，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他精辟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国民党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奋起反抗。

说到这里，陈老总的眉宇间皱起疙瘩，面部的肌肉抽搐起来，看得出，这是伤口在折磨着他。但他竭力不让人觉察，紧蹙的眉毛又舒展了，声音宏亮地讲下去：“红军长征，扩大了抗日的宣传，抗日战争必然要爆发。那时，人心向着共产党，新的革命高潮就会到来……”他兴奋得好像忘记了伤口的痛楚。不过，警卫员却分明看出，他的脸色越发苍白……

老向导带我看了特委驻地石洞的岩壁。传说，陈毅同志常在岩壁上题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